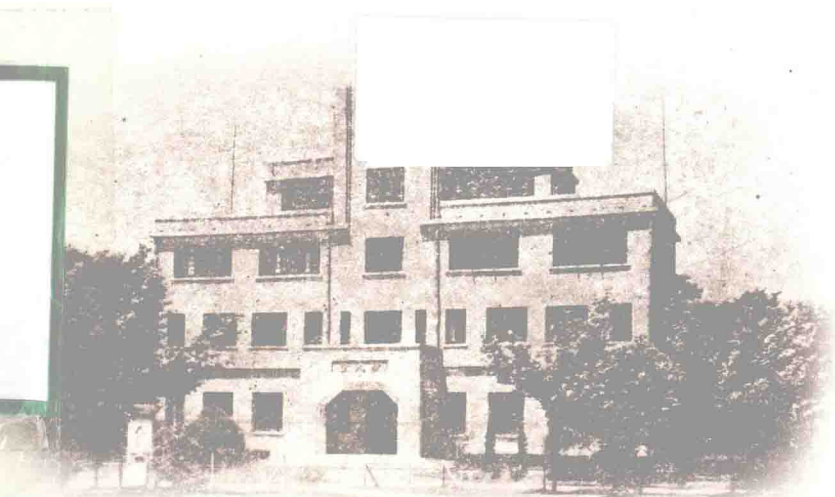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蘇省揚州中學
YANGZHOU HIGH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E

扬中
记忆

主编◎卫 刚 张发祥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扬中记忆

主编 卫 刚 张发祥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· 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扬中记忆/卫刚,张发祥主编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641-3769-4

I. ①扬… II. ①卫…②张… III. ①江苏省扬州中学—校史 IV. ①G639.28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2940 号

扬 中 记 忆

出版发行	东南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南京市四牌楼 2 号	邮 编	210096
出 版 人	江建中		
网 址	http://www.seupress.com		
电子邮箱	press@seupress.com		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		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		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		
印 张	10.25		
字 数	311 千字		
版 次	2012 年 10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 号	ISBN 978-7-5641-3769-4		
定 价	24.00 元		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电话:025-83791830。

谨以此书献给

江苏省扬州中学建校 110 周年

编 委 会

主 编 卫 刚 张发祥

编 委	陆建军	方钧鹤	朱如忠	赵浩岭
	陈国林	章軼群	朱登庆	孙国强
	丁爱军	吴高扬	武银根	王祥富
	唐 炜	孙 进	陈桂华	徐勤红
	顾丹丹	生建国	周 杰	

永不褪色的记忆

（代序）

记忆是无价的，因为它是一个人曾经存在的证据；即便肉体因疾病或灾难而遭受挫折，即便言辞随年华流逝而变得模糊迟钝，记忆却铭刻于心，永难磨灭。一个人的记忆包括很多内容，而与学校相连的记忆簿里镌刻着两个跳跃的字眼——青春，有这样一所学校，她让青春的梦飞扬，她让青春的火闪光，她承载着青春年华对世界的探究和对真情的珍藏。记忆从来不是抽象的，它总是与人相连，以事相接，触景生情，每一次在回顾中眷恋，又在回顾中释然，毕竟我们拥有它，就足以自豪。

《扬中记忆》就是一本永不褪色的青春纪念册，每一页都是故事，每一个故事又似乎很是平常，但恰恰平常的事物才有深意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将来，一首“襟江带海”的旋律总在不停息地传唱，每一代学生都这样长大了，每一代老师都这样老了，这似乎只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循环，年年岁岁，流逝如斯。然而，简单中却有着深厚的积淀，当你叹息青春如浮云转瞬而逝，当你叹息有很多雄图大志也似乎黯淡在现实的琐屑庸常中，当你垂垂老矣步履蹒跚，往往保存在心灵深处的恰恰是对校园的那段美好记忆，像一杯永远透明的清水，没有波澜，却宁静温馨而恒久不变。

这本书记录的那些人、那些事已经化作了扬中校友青春画卷上灵动的线条和悦目的色彩，那些青春的零散片段也拼接成一部穿越时空的黑白默片，记忆就是俯身撷拾那闪着光彩的点点滴滴，在江苏省扬州中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，让我们轻轻地打开这本《扬中记忆》，走进那些至今还澎湃跳跃的内心世界吧。

编者

目 录

扬州求学记	1925 届/ 唐季超(1)
备战中的扬州中学	1934 届/ 李为扬(5)
二分明月,高涌海东头	1936 届/ 黄纬禄(7)
夯实中英文基础,终身受益	1936 届/ 钱冬生(10)
体育老师对我的影响	1936 届/ 徐兰如(13)
怀念恩师鲍老先生	1940 届/ 袁 鹰(15)
江苏省立扬州中学(泰校)就读记	1941 届/ 夏复修(20)
扬中在上海	1942 届/ 顾良佐(23)
一代师表,春晖长在	
——怀念母校省扬中六十年前的老师们	
.....	1947 届/ 邹荫辛(26)
深切怀念敬爱的姚少梁老师	1948 届/ 于启勋(30)
记一场班级足球锦标赛	1948 届/ 于启勋(33)
深切怀念鲍姿先老师和徐定一老师	1948 届/ 于启勋(34)
怀念国立二中	
——祝贺扬州中学建校 110 周年	1949 届/ 唐家实(38)
八十老翁忆母校——省扬中	1949 届/ 唐经世(45)
回家的感觉真好	1950 届/ 汤淑敏(49)
难忘的几位老工友	1950 届/ 罗蔚文(51)

八十漫忆

- 记六十年前的省扬中 1950 届/ 鲍德安(53)
- 怀念母校 1951 届/ 崔乃俊(63)
- 记忆中的母校 1952 届/ 陈伯儒(66)
- 一张老照片引发思念与感悟 1952 届/ 陈佩祖(69)
- 忆高中生活 1953 届/ 顾尔祚(72)
- 在扬中的时光 1953 届/ 袁 棠(79)
- 我的最初教坛——扬中夜校 1953 届/ 朱崇阶(83)
- 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3 届/ 朱延义(85)
- 我的恩师和学友 1953 届/ 朱延义(88)
- 回忆我在母校时的音乐老师 1953 届/ 朱延义(91)
- 母校深情, 恩师难忘 1954 届/ 成在敏(93)
- 梦牵魂绕母校
- 写在扬州中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
- 1954 届/ 耿引鸾(97)
- 一个扬中“自费生”对母校的情结 1954 届/ 刘文淳(100)
- 岁月悠悠, 往事如歌 1955 届/ 王长德(103)
- 俞先生, 你在哪里
- 怀念俞振楣老师 1955 届/ 朱扬顺(107)
- 回忆参加 1955 年高考 1955 届/ 朱扬顺(110)
- 当年在扬中受到的素质教育 1955 届/ 苗在祥(113)
- 一个与党心连心的老园丁
- 怀念我的父亲黄泰 1956 届/ 黄叔怀(117)
- 温暖回忆拾零 1956 届/ 王心法(122)
- 深切怀念厉志云校长 1957 届/ 吴道元(125)

母校的“祖传秘方”	1957 届/ 宋国骏(129)
严谨的校风影响我一生	1957 届/ 滕家俊(131)
老师的影响	1957 届/ 丁春滋(133)
难忘的求学路——我读书时的扬中	1957 届/ 李起彤(136)
对扬州中学六年学习生活的点滴回忆	1957 届/ 刘思湄(138)
回到树人堂下,忆我科教人生	1958 届/ 凌德海(142)
恩师琐记	1958 届/ 俞竹筠(145)
浏览着已泛黄了的《花儿与少年》舞剧照片 ——忆念起五十二年前母校度过的青春岁月	1959 届/ 陈图华(148)
大哉,扬中!	1959 届/ 冯亦同(152)
想起树人堂	1959 届/ 冯亦同(162)
难忘的省扬中 ——为母校建校 110 周年而作	1959 届/ 高富有(164)
50 年的回忆	1960 届/ 施泽华(170)
树人堂——我们心中的丰碑 ——写在母校建校 110 周年	1960 届/ 许 诺(173)
我们的班主任	1960 届/ 钟冠尧(176)
在支农的日子里	1960 届/ 钟冠尧(178)
感恩	1961 届/ 陈忠珏(180)
进入和离开扬州中学的感人情景	1961 届/ 贾殿章(183)
回首扬中	1961 届/ 秦佑国(185)
从“扬州中学演唱组”老照片说起	1961 届/ 谈恒山(188)
我在江苏省扬州中学二三事	1961 届/ 翟春林(191)
难忘康复室那些日子	1961 届/ 张培元(193)

扬中岁月

——最快乐的少年时光,最美好的人生回忆

.....	1961 届/黄为一(197)
师生互动六则	1961 届/王应全(201)
一张收据	1961 届/洪云钢(204)
难忘的事	1962 届/曹正清(207)
从扬州中学走出来的我	1962 届/孔祥斗(210)
扬州中学文工团	1962 届/谈振藩(213)
永存于心的那片绿茵场	1962 届/张芳言(214)
点滴故事	1963 届/韦来生(217)
那一片绿荫	1964 届/韦建桦(218)
扬中往事拾零	1966 届/王 琴(223)
师生情	1966 届/方世岳(228)
我所记得的高中母校	1966 届/黄国胜(230)
扬中,抹不去的记忆	1966 届/余 宁(234)
扬中“五年一贯制”亲历记	1966 届/华 强(237)
高中班主任二三事	1966 届/黄国胜(241)
生命不息,奋进不已	1966 届/殷克勤(244)
校园忆事	

——特殊的年代	1967 届/陆启洲(248)
金光闪闪的八字校风	

——追记校风纪念匾构思制作经过

.....	1967 届/毛 奇(251)
点点滴滴忆扬中	1968 届/李昌集(253)
母校往事	1971 届/张效联(259)

从扬州中学到中国药科大学	1973 届/ 王广基(261)
一生为师	1975 届/ 朱继兵(263)
母校教育,受益终身	1980 届/ 魏全林(265)
扬中回忆	1980 届/ 王永东(268)
难忘的高中校园生活——树人堂印象	1981 届/ 尤 政(271)
三度春秋,一生感动	1981 届/ 江 平(274)
树人堂下的科学与艺术之光	1981 届/ 方 海(278)
母校记忆	1986 届/ 吕笑梅(281)
扬州中学校园故事	1988 届/ 杜 晶(283)
怀念母校	2010 届/ 曹 露(285)
芬芳校园	2010 届/ 吴 斐(287)
心之所往,依旧扬中	2010 届/ 周炎炎(289)
是日为夏	2010 届/ 陆 迪(292)
感悟扬中,踏上征途	2011 届/ 胡润杰(296)
扬中的大课	2012 届/ 鞠培中(298)
传承文化思想,锻炼思维能力	2012 届/ 刘 畅(300)
青春扬中	2012 届/ 孙贤玥(302)
风景这边独好	2012 届/ 王逸飞(305)
王老.....	扬中教师 张贞忠(307)
文印室的“圣手书生”们.....	扬中教师 张贞忠(311)

扬州求学记

1925 届/唐季超

1920 年我在阜宁县第一高小毕业后，适逢扬州第五师范登报续招五十名学生。一高戴校长为我操心，要我到扬州去，尽管五师要求严格，他还是认为我去考是有把握的，并约了王克贤同去。由于考期逼近，旅资毫无着落，戴校长本人给我六块钱，我找到同乡王馨舫先生，他又慷慨地给了我五元，又跟两个姐夫开口，给了我四五元。七拼八凑，总算幸运，就此动身。两个人一起到了扬州，住在离大汪边不远的来安客栈。报名后，得知报考的将近二百人，四个人中取一个仍没有把握。但发榜结果，我们两个人都录取了。

我侥幸地考取了五师，心情是异常矛盾的。一方面，激动高兴；另一方面愁虑：这漫长的五个年头，如何度过？因为师范学费、伙食不要钱，但书籍、服装及川资仍需二十多元，我到哪里去筹措呢？家父、兄长既为我高兴，又为我设法。父亲打算继续开办私塾，哥哥继续经营陆陈行（帮助顾客买卖粮食）。但最急迫的是与王克贤同赴扬州的约期就是第二天了，身边仍无分文。岂料文曲星从天而降，刚吃过中饭，一位姓曹的来了。攀谈间，他拿出五十元钱，作为订购新粮之需，当时一家人高兴极了。我也不敢多取，只拿了一半二十多元如期来到了古城扬州。

第五师范即今日的扬州中学，地址在大汪边，学校开创于“民国”二年，第一任校长姚明辉是一位地理学家；第二任校长任诚字孟闲，办学认真，性情刚正，态度诚挚，说话极有说服力，若干年来，

同学无不爱戴。各科教师多为全国知名之士：有历史学家叶维善，几何学教师陈大眼，文学教员有小说家陈涵秋等，教务主任夏佩白、舍务主任贾现宵、医务主任陈冶愚（后为中医研究院院长）。学校订有一本较厚的守则，井井有条，并不觉得繁琐。食堂每人分食，每人都有固定位置，吃罢饭还要向对方鞠躬。学校重视体育锻炼，五年内寒冬没有一个人戴帽子，我五年内未穿棉裤，只有上身一件棉衣，也未生病。

我到扬州求学正值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之后，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新思潮席卷全国。我也曾参加过宣传抗日、抵制日货的活动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，对陈独秀、胡适这些人相当信仰。胡适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，在当时首屈一指。我在当时由相信梁启超转到相信胡适、陈独秀，很喜欢看他们的文章。胡适文存、独秀文存，真是风行一时，多少青年受其影响。我在阜宁读书时，就算个活跃分子，来扬就读一年，这一年中，各中学都闹过风潮，只有五师没有罢课。当时，罢课与否，由学生投票决定。校长切实交代，不要闹事，不要出风头。我知道自己家境贫寒，来扬读书不易，始终坚持刻苦学习，不受外界干扰。

我和王克贤分在一个班。几年来学习成绩：数学不好，文学一般，英文较好。代数是任校长教的，数学考试并没有什么难题，而是加减乘除十几位，时间不够，计算不准，常常不及格，不及格就有淘汰的危险，心里很紧张。因式分解考试时，一小时出 60 题，我只做了 24 题。有一个高材生叫吴士越，得了 120 分，速度就是快。我每天下午，晚自修时间都花在数学几何上，英文只有夜里上厕所时念上几遍。每天一早要背英文，我常常背得全对，同学都很惊奇，认为我有“天才”。我的天啊，我哪里是什么天才。只是用功背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梦想而已。每逢礼拜日休息，我很少出去，躲在图书馆看书，图书室内图书差不多都给我看过了。我看书、听课都随手做笔录，并养成习惯。听课时，聚精会神，一定把重点记下来，有时只须几个字。复习时，这些要点很有帮助，一点即通。复习记

忆时切戒死记硬背，理论题如心理学、教育学等科目，我都能领会题旨，用自己的语言解答，一般都能得高分。记得有一次教育学考试，分析题不多，记忆性占多，一般背得多，才能答完整。我自觉答案很不完全，七颠八倒。心想，这次完了，恐怕不会及格，不放心，请教务员替我查一下，万想不到竟得了九十几分，估计是老师看重我能自由发挥，不落俗套。在毕业考试以后，还必须自拟题目写一篇论文。我选了《礼记·学记篇》，对照自学辅导的教学原理分析研究，新旧学说参合，也得到了好评。

校长任孟闲办学热心，治校辛劳。校舍建筑费省府财厅常常有意勒掇不发。逼得他常跟省府抗争。每次从省府回来，都把详细情况、经过向大家宣布，并决心与不良势力抗争到底。有一次，曾同议会议长争执起来，情不自禁，义愤之下，随手用茶杯向对方掷去。如果不是有很高的威望，如此动武，可能要吃大亏。但他们奈何不了他，只能在经济预算上和他为难。五师拿不到钱，但八中校长李更生却拿到了。八中、五师同是扬州两所学校，为何不同等对待，个中缘由谁也说不清。五师的校舍已经动工兴建，任先生一身正气，不向权贵俯首乞怜，拿不到上面的拨款，只有向母亲求援，最后得到老夫人的资助才得以完工。五师同学受到他的熏陶，也养成了刚正不阿的志气。

任校长对学生以诚感人，从不用高压手段，就是犯错误被开除的人，也服从处理，背后没有怨言。其他先生皆不如他。比如贾先生也很老实诚恳，常常不询下情、专断。若干年后，学生谈起来对他还有意见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听说任先生中风了，还特地跑去看望他一次，于心稍慰。

1920—1925年，我在五师学习的五年中，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。江苏省在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统治之下，一方面对工农进行高压政策，另一方面，对各派政治力量采取笼络、缓和的策略，允许各派政治力量活动，可以自由地作学术性演讲。因此，我校曾延请不少名人来校演讲，有黄炎培（教育会议）、陈启天、张君勱（国

家主义派)、恽代英(国共合作代表)、蒋维乔(教育厅长)。一个教育厅长,不谈教育,不谈政治,而大谈佛学,把人堕入云里雾中,大家对他议论纷纷。在同学中影响最深的是恽代英同志,中共宣传部长。他讲的题目叫“起码生活”,他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,不要在生活中动脑筋考虑如何花钱,应该把毕生精力消耗在为人民为国家为事业做好事上。他认为衣服是为自己身体需要而穿的,不是为了给人看的,单的可以遮身,棉的可以御寒,要好的衣料,要好看的样式干什么?鞋子、袜子有两双还不够吗?吃的应该简单,充肠养生就是了,这不是有没有条件的问题,而是态度观点问题。讲究吃穿,不仅花费钱财而且会使思想腐朽。他自己言行一致,他来扬讲学,行李、饭具都是自己带的,他准备一副担子,一头是行李、用品,一头是油炉子、面条、蔬菜等。他到学校后自行起伙,不受招待。但就这一点,就足以使人感动了。我们同学凡是听他演讲的,真是一生受用不尽。我个人在人生几十年中一向主张简单朴素,完全是受他的影响。

我旅扬读书五年,在五师学习上有长进,思想上受到磨炼,生活上艰苦备尝,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,是母校教育培养了我。我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,一辈子贯彻母校校长、老师灌输给我的教育思想,虽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,但可以说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。目前,我已至垂暮之年,将我在扬求学经过,写成回忆录。目的是警示子孙,让子孙们从中得到启示吧:如此而已。

备战中的扬州中学

1934 届/李为扬

1932 年,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,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推动下,奋起抵抗。由于战局发展难以预料,南京国民政府迁洛阳为“行都”;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先期前驻洛阳。那时江苏省会为镇江,省级机关也一度作出疏散的计划,江苏省教育厅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率先疏散到扬州,暂借大汪边扬中高中部花园内办公。当时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,于此期间曾到扬州视察,并在树人堂前露天坪地向全体高中学生作了一次演讲。

当时为什么不在大礼堂内而利用礼堂外面的露天坪地呢?可能那次视察和讲演不是事先安排的,而是临时决定的。初中部学生近在咫尺的旧府署原址(今二招),为什么也没有让他们集合参加?可能考虑到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理解能力悬殊之故。由于高中部全体学生不过三百人左右,如坐在空旷的树人堂里,反不相称,所以安排在露天坪地,气氛更觉适宜。

树人堂是一所坐西朝东的建筑,正对大门,临时在树人堂前用几张桌子拼成一个讲台,周佛海就在树人堂前,面东站在桌子上讲演,我们背向东大门,一排排紧围在他前面站着听讲。只见周佛海站在桌子上手舞足蹈,大声叫嚣:“救国必须读书,读书就是救国!我们要学意大利墨索里尼,左手拿书,右手拿枪!”同时右手举拳,频频挥动,口沫横飞。^[注]

接着,扬州中学奉命进入战备状态,上、下课不打铃,均用军号

代替。扬中特地请了司号军人吹号。那时扬州中学高中部的建筑物，除树人堂外，仅有两座楼，都是向南而建。前面是一座“口字楼”，楼上是教室，三个年级都是甲、乙两个班。楼下是办公室、实验室等，也有几间是单人老师宿舍。后面是一座“一字楼”，是外地住宿生的宿舍。司号军人每次吹号时总是站在“口字楼”底层过道外面向北吹，“口字楼”和“一字楼”都听得到。此项吹军号制度，究竟是某几所学校实行，还是全省都实行？不得而知。因我于1934年毕业离开扬中，是否一直实行至抗战开始？亦不得而知。

注：抗战胜利以后，人们把周佛海称作“周三变”，因为他先是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出席过“一大”；后来投靠国民党，醉心搞法西斯；最终又追随汪精卫，堕落为汉奸。